

HONGSE SHAO NIAN LI ZHI CONG SHU



王愿坚◎著

WANGYUANJIAN
WORKS

XIAOYOUJIDUIYUAN

小游击队员

阅读红色经典 ★ 追寻中国梦

青岛出版社 | 国家一级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| National First-Class Publishing House



小游击队员

XIAOYOUJIDUIYUAN

王愿坚 著

青岛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游击队员 / 王愿坚著. — 青岛 : 青岛出版社,
2013. 6 (红色少年励志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436 - 9409 - 5

I. ①小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革命斗争小说
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98203 号

- 书 名 小游击队员(红色少年励志丛书)
著 者 王愿坚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 - 85814750(传真) 0532 - 68068026
责任编辑 刘克东
特约编辑 王大伟
装帧设计 于兆海
全书插图 飞虎漫画社 夏末工房插画
照 排 山东水文印务有限公司
印 刷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16 开(710mm × 1000mm)
印 张 9.5
字 数 190 千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436 - 9409 - 5
定 价 16.80 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 - 68068670

(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电话 0532 - 68068629)

本书建议陈列类别:青少年阅读

目录

CONTENTS

党 费	>> 001
小游击队员	>> 014
后 代	>> 035
妈 妈	>> 054
七根火柴	>> 069
三人行	>> 074
普通劳动者	>> 079
亲 人	>> 092
足 迹	>> 107



115>>

标 准

121 >>

启 示

130 >>

路 标

139>>

“同志……” “同志……”

党 费

每逢我领到津贴，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；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，在我的名字后面填上钱数的时候，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，想起了1934年的秋天。

1934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开始。我们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“抗日先遣队”北上了，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，准备长征，四月就走了。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，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，便遭到白匪*疯狂的“围剿”。为了保存力量，坚持斗争，我们被迫上了山。

队伍虽然上了山，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核心，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委书记。当时，我们一

*白匪或白军：是1927年至193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我党对国民党军队的称呼。下文“白鬼子”也是指国民党

面瞅空子打击敌人，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，领导斗争。这种活动进行了没多久，敌人见整不了我们，竟使出了一个叫“移民并村”的绝招：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里的群众统统强迫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。敌人这一招来得可真绝，不仅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，也把各地的党组织搞乱了，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。

上山以前，我是干侦察员的。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荡，不论走到哪里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，有时瞅准了机会，一下子给敌人来个“连锅端”，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，干得那叫一个痛快。可是自打上了山，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后，日子就过得不那么惬意了：生活艰苦倒不在话下，只是过去一切生活、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，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，可真受不了，浑身有劲儿没处使，心里真觉得憋得慌。

正憋得难受呢，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，要我当“交通员”，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。

接受了这个任务，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。当然，这项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干的有些不一样，这次的任务是秘密地把“并村”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，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游击队的联系，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。我要去的落脚站是八角坳，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，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最近被迫移到这里。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，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，1931年入党的。1932年“扩红”的时候，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。以后，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，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四五岁的小妞儿。敌人实行“并村”的时候，把她们村子一把火烧光了，她就随着大伙儿来到了八角坳。听说她在“并村”以

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，是个忠实、可靠的同志，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，传达县委的指示，慢慢地展开活动。

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。其实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势，至于接头的这位黄新同志，我并不认识。魏政委怕我找错人，在交代任务时还特别嘱咐说：“你记着，她耳朵边上有个黑痣！”

就这样，我收拾了一下，换了身便衣，趁着天黑下山了。



八角坳离游击队驻地有三十五六里路，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，直到下半夜我才赶到。这庄子以前我来过，那时候在根据地像这样大的庄子，每到夜间，田里的活干完了，老百姓开会啊，上夜校啊，锣鼓喧天，山歌不断，闹得可热火啦。可是现在呢，鸦雀无声，连个火亮儿也没有，黑沉沉的，活像个乱葬岗子。只有个把白鬼子有气无力地喊两声，大概他们以为根据地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的“并村”制服了吧。可是我知道，这看似阴森森的村庄里还埋着星星点点的火种，等这些火种越烧越旺，就会烧起漫天大火的。

我悄悄地摸进了庄子，按着魏政委告诉的记号，从东头数到第十七座窝棚，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门口。也奇怪，天这么晚了，里面还点着灯，看样子是用什么东西遮着亮儿，不到近前是看不出来的。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，听声音是个女人，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。她哼的那个调儿那么熟，一听就是过去“扩红”时候最流行的《送郎当红军》：

五送我郎当红军，

冲锋陷阵要争先。

若为革命牺牲了，

伟大事业依担承。

……

十送我郎当红军，

临别的话儿记在心。

郎当红军我心乐，

我做工作在农村。

……

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歌了，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，心里真觉得熨帖。我想，群众的心还红着哩！看，这么艰难的日月，群众还想念着红军，想念着扯起红旗闹革命的红火日子！兴许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黄新同志。要不，怎么她把歌哼得七零八落的呢？看样子她的心不在唱歌上，她在想她那在长征路上的爱人哩。我在外面听着，真不愿打断这位妻子对红军、对丈夫的思念。可是不行，天快亮了，我连忙贴在门边上，按规定的暗号，轻轻地敲了敲门。

歌声停了，屋里顿时静了下来。我又敲了一遍，才听见脚步声走近，一个老妈妈开了门。

我一步迈进门去，不由得一怔：小窝棚里挤挤巴巴坐着三个人，有两个女的，一个老头，围着一大篮青菜，头也不抬地在择菜叶子。他们的态度都那么从容，像没有什么人进来一样。这一来我可犯难了：到底哪一个是黄新？万一认错了人，我的性命事小，牵累了整个组织事大啊。怔了一霎，也算是急中生智，我说：“咦，该不是走错门了吧？”

这一招很有效，几个人一齐抬起头来望着我。我眼珠一转，一眼就看见坐在地铺上的那位大嫂耳朵上的黑痣了。

我一步抢上去说：“黄家阿嫂，不认得我了吧？卢大哥托我带信来了！”末了这句话也是约好的，自从这块儿“白”了以后，她一直对人说她丈夫卢进勇在外地一家香店里给人家干活。

别看人家是妇道人家，可着实机灵，她马上满脸堆笑，像招呼老熟人似的，一把扔给我个木凳子让我坐，一面对另外几个人说：“这么的吧，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；盐，等以后搞到了再分！”

那几个人眉开眼笑地望望我，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，悄悄地

走了。

她也跟了出去，大概是去看动静了吧。这工夫，按我们干侦察员的习惯，我仔细地打量了这个红军战士的妻子、地下党员的家：这是一间用竹篱子糊了泥搭成的窝棚。靠北墙，一堆稻草搭了个地铺，地铺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躺着一个小孩子，小鼻子翘一张一合地睡得正香。这大概就是她的小妞儿。墙角里三块石头支着一个黑糊糊的砂罐子，这就是她煮饭的锅。再往上看，靠房顶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阁楼，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……

正打量着，她回来了，关上了门，把小油灯遮严了。她在我对面坐下来，说：“刚才那几个也是自己人，最近才联系上的。”她大概想到了我刚进门时的那副情景，就指着墙角上的一个破洞说：“以后再来的话，先从那里瞅瞅，别出了什么岔子。”看，她还很老练哪！

她看上去好像不止魏政委说的那年纪，倒像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妇人了。头发往上拢着，挽了个髻子，只是头发略短了点，当年“剪了头发当红军”的痕迹还多少可以看得出来。脸不怎么丰满，可是两只眼睛却炯炯有神，看上去是那么和善、安详又机警。她的眼里潮润润的，也许是因为太激动了，不多一会儿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。

半天，她说话了：“同志，你不知道，跟党断了联系，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，真不是味儿啊！眼看着咱们老百姓遭了难处，咱们红军遭了难处，也知道该斗争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干，现在总算好了，和县委联系上了，有我们在，有你们在，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！”

本来，下山时魏政委交代要我鼓励鼓励她的，我也想好了一些话要对她说，可是一看刚才这情况，听了她的话，发现她是那么硬实，满口谈的是怎么坚持斗争，根本没把困难放在心上，我还有啥好说的？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谈任务了。

我刚要开始传达县委的指示，她蓦地想起什么，说：“你看，见了你我欢喜得什么都忘了，该弄点东西你先吃了再说。”她揭开砂罐，拿出两个红薯丝子拌菜叶做的窝窝，又拉出一个破坛子，从里面掏了半天，摸出一块咸萝卜，递到我面前说：“自从并了村，离山远了，白鬼子看得又严，什么东西也送不上去，你们可受苦了。好的没有，凑合着吃点吧！”走了一夜，我也实在有些饿了，再加上好久没尝盐味儿了，看到了咸菜，也真想吃，没怎么推辞就接过吃起来。咸菜虽说因为缺盐，腌得带点酸味，但吃起来可真香。一吃到咸味，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们那些黄瘦的脸，山上缺盐缺得凶哪。

一面吃着，我就把魏政委对地下党活动的指示传达了一番。县委指示的问题很多，譬如了解敌人活动情况、组织反收租等等，还有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难。她一边听一边点头，还不时问几个问题。末了，她说：“魏政委说得一点也不假，是有困难哪，可咱是什么人！那些年刚开始干的时候，几次反‘围剿’咱都坚持住了，现在的任务也能完成！”她说得那么坚决又有信心，还把困难的任务都包下来了。

我们交换了一些情况，鸡就叫了。因为这是初次接头，我一时还落不住脚，要趁着早晨雾大赶回去。

在出门的时候，她又叫住了我。她揭起衣裳，把衣裳里子撕

开，掏出了一个纸包。纸包里面是一张党员证，已经磨损得很旧了，可那上面印的镰刀斧头和县委的印章都还鲜红鲜红的。打开党员证，里面夹着两块银洋。她把银洋拿在手里掂了掂，递给我说：“程同志，这是妞她爹出征以前给我留下的，自从‘并村’以后我好几个月没缴党费了，你带给政委，积少成多，对党还有点用处。”

这怎么行呢？一来上级对这个问题没有指示，二来眼看一个女人拖着个孩子，少家没业的，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工作，也得准备着点用场。我就说：“关于党费的事，上级没有指示，我不能带，你先留着吧！”

她见我不带，想了想又说：“也对，目前这个情况，还是实用的东西好些。”

缴党费不缴钱，缴实用的东西，看她想得多周到！可是谁知道事情就出在这句话上头呢！

过了半个多月，听说白匪对“并村”以后的群众斗争开始注意了，并且利用个别动摇分子破坏我们，有一两个村的党组织受到了损失。于是，我又带着新的指示来到了八角坳。

一到黄新同志家的门口，我按她上次说的，顺着墙缝朝里瞅了瞅。灯影里，她正忙着呢。屋里的地上摆着好几堆腌好的咸菜，也摆着上次盛咸菜的那个破坛子，有腌白菜、腌萝卜、腌蚕豆、腌黄瓜……有黄的，有绿的。她把这各种各样的菜理好了，放进一个箩筐里。她一边整着，一边哄孩子：

“乖妞子，咱不要，这是妈要拿去卖的，等妈卖了菜，赚了钱，给你买个大烧饼……什么都买！”



妞儿不如大人经折磨，比她妈瘦得还厉害，细长的脖子挑着个瘦脑袋，有气无力地倚在她妈的身上。大概也是轻易不大见油盐，她的两个大眼睛骨碌骨碌地瞪着那一堆堆咸菜，馋得不住地咂吧嘴。她不肯听妈妈的哄劝，还是一个劲儿地扭着妈妈的衣服要吃。她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边上，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，用指头蘸点盐水，填到嘴里吮着；最后，忍不住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填。她妈一扭头看见了，瞅了瞅孩子，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，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。孩子“哇”的一声哭了。

看了这情景，我鼻子尖一酸，再也憋不住了，就敲了门进去。一进门我就说：“阿嫂，你这就不对了，要卖嘛，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，别委屈了孩子！”

她看我来了，又提到孩子吃菜的事，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老程啊，你寻思我当真是卖？这年头盐比金子还贵，哪里有咸菜卖啊！这是我们几个党员凑合着腌了这点咸菜，想交给党当党费，兴许能给山上的同志解决点困难。这刚刚凑齐，等着你来拿哩！”

我想起来了，第一次接头时碰到他们在择青菜，原来就是准备腌咸菜啊！

她望望我，又望望孩子，像是对我说，又像在自言自语：“只要有咱的党，有咱的红军，说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！”

我看看孩子，孩子不哭了，可还是围着个空坛子转。我随手抓起一把豆角递到孩子手里，说：“千难万难也不差这一点，我宁愿十天啥不吃也不能让孩子受苦……”

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忽然门外传来一阵慌乱的脚步声，一个人跑到门口，轻轻地敲着门，急促地说：“阿嫂，快，快开门！”

拉开门一看，原来就是第一次来时见到的择菜的一个妇女。她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有人走漏了消息，说山上来人了。现在，白鬼子来搜人了，快想办法吧！我再通知别人去！”说罢，她就悄悄地走了。

我一听有情况，忙说：“我走！”

黄新一把拉住我：“人家来搜人，还不围个风雨不透？你往哪走？快想法子隐蔽起来！”

这情况我也估计到了，可是因为怕连累了她，我还是想甩开她往外走。她刹那间变得严肃起来，板着脸，说话也完全不像刚才那么柔声和气了，变得既刚强，又果断。她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按地下工作的纪律，在这里你得听我管！为了党，你得活着！”她指了指阁楼说：“快上去躲起来，不管出了什么事都不要动，一切由我来应付！”

这时，街上乱成了一团，吆喝声、脚步声越来越近。我上了阁楼，从楼板缝里往下看，看见她把菜筐子用草盖了盖，很快地抱起孩子亲了亲，把孩子放在地铺上，又忽地转过身来，朝着我说：“程同志，既然敌人已经发觉了，看样子是逃不脱这一关了，万一我有个什么好歹，只要八角坳的党组织还在，我们一定能搞起来！以后再联络，你找胡敏英同志，就是刚才来的那个女同志。你记着，她住在从北数第四个窝棚，门前有一棵小榕树……”她指了指那筐咸菜，又说：“你可要想着把这些菜带上山去，这是我们缴的党费！”

停了一会儿，她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，又说话了，只是声音又变得像原来那么和善了：“孩子……要是你能带，也托你带上山去，或者带到外地去养着，将来咱们的红军打回来，把她交给

卢进勇同志……”话又停了，大概她的情绪非常激动，“还有，上次托你缴的钱和我的党员证也一起带去；有一块钱买盐用了，剩下的我把它放在砂罐里，你千万记着带走！”

她这番话刚说完，白匪已经赶到门口了。她连忙转过身来，搂着孩子坐下，慢条斯理地理着孩子的头发。我从板缝里看她，她还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和善，那么安详。

白匪使劲地敲着门。她慢慢地走过去，把门打开。四五个白匪闯进来，劈胸揪住了她，凶狠地问：“山上来的人在哪儿？”

她摇摇头，咬着牙说：“不知道！”

白匪在屋里到处翻了一阵，眼看着泄气了，忽然一个家伙发现了那一箩筐咸菜，一脚把箩筐踢翻，咸菜全撒在了地上。白匪用刺刀拨着咸菜，似乎看出了什么，厉声问道：“这咸菜是哪儿来的？”

“自己的！”

“自己的？干吗有这么多的颜色？是不是凑了来往山上送的？”那家伙打量了一下屋子，命令其他白匪说：“给我搜！”

就这么间房子，要搜还不搜到阁楼上来了？这时，只听她大声地说：“知道了还问什么！”她猛地跑到了门口，直着嗓子喊：“程同志，往西跑啊！”

两个白匪立马跑出去，一阵脚步声往西边去了。剩下的两个白匪扭住她就往外走。

我原来想事情可以平安过去的，现在眼看她被抓走了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替我去牺牲？我得下去！凭我这身板，赤手空拳也能干个够本！我刚打算往下跳，只见她扭回头来，两眼直盯着被惊呆了的孩子，拉长了声音说：“孩子，好好听妈妈的